

· 中国当代
作家选集
丛书 ·

人民文学出版社

高晓声

GAO XIAO SHENG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高晓声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晓声/高晓声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6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ISBN 7-02-001814-9

I. 高…

II. 高…

III. ①当代文学-中国-选集 ②高晓声-选集

IV. I247.5

责任编辑:赵水金 杨 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5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125 插页 4

1994年6月北京第1版

199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200

定价 11.05 元



作者像

关于写农民的小说

高晓声

新时期一开始，首先有两类劳动力的使用程度放宽了，使用方法改变了。一类是农民，另一类就是专业作家。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国家宏观规划的指导下，能由自己支配时间去按照自己的特长和意愿去进行生产。所以，新时期才一批得到的重要成果，就是农村经济和文学作品的迅速繁荣。

农民同作家，千里共婵娟，心有灵犀一点通，有着共同的喜悦。

我国的许多作家，历来都把农民这个对象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志趣他、研究他、表现他。这是因为，农民占了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有最长的历史，无论战争年代或太平盛世，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为了展示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拟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二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当代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

自序

敝人从小受家庭影响,受那些“红楼”、“水浒”、“三国”、“聊斋”之类闲书的蛊惑,迷上了文学,以为那也算是一种人干的活儿,因此便醉心于此。当然,这不是鲲鹏鸿鹄之志,但也未见得就没有私心杂念(例如认为“行行可以出状元”等等)在里边。大公无私该多好呀!可惜竟做不到。因此,在后来的奋斗中,仍旧难免要花二十多年时间躬身农村去体验人民的疾苦。虽然从小就在泥地里习惯了打滚翻筋斗,后来还长期享受到学而时习之的快乐。所以,我真正执笔写作的时间,极其有限;而且已经活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先知们早已确认个人力量的渺小,断言地球不会因谁谁如何如何就停止转动。芸芸众生(包括敝人在内)自然可以轻轻松松叹出一口气,明白自己是不必负多大责任的。天塌下来自有长人顶着(其实不管长人如何如何,地球也照样转),矮子不必也不该爬到高山上去踮起脚板抢头功。我的为难是一旦不用再下田耕耘(年老力衰,也干不动了),倒又没学会别的活路(可惜当年竟没想到去做生意),没办法只得再拿起笔来写那劳什子的小说。虽然曾受到一些人谬赞,自己也打肿了脸孔说过一些海话,其实已很明白文学云云不过是个小指头。1982年在北京领了个小说奖回南京,面对江苏电视台的采访,我说了一句:“小说嘛,写着玩玩的!”传播出去,自会有种种反应;但并不曾发生严重后果。例如引发歇斯底里症之类。从那以后,写着玩的小说逐渐多起来,直到多得了不得。不但无不可

玩,而且玩法精当,日上层楼,已到了另外一个天地。使我自己也颇明白玩不过人家了。这也是地球仍在转,转出来的新陈代謝,一点不奇怪的。

但现今世界是异常地丰富,不但包罗万象,而且极耐寻味。从前有过的,它当然存在,从前没有的,如今也有。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切都可以见怪不怪。说写小说好玩,这个“玩”字,也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玩法。玩得高明不高明、可爱不可爱,不但因不同的玩者而异,还因不同的观众而异。一片喝彩声中,往往夹杂着喝倒彩的。这也并非不共戴天,只是都在表现自己而已。还可以看做是一种进步。时间这个妖怪太会变,如今那些“左派”的观点,往往比五十年代的“右派”还右还软弱。比如像《××与××》转载了我的“陈奂生出国”,组织笔杆子挑出小说里的片言只语发表了“大家在这里所见到的高晓声,可并不是大家所希望见到的高晓声”的宣言,真是空洞(谁是“大家”,“大家”又是什么时候委托你代表发言的?)苍白(没法再戴别人帽子了),纯属无聊。真正有力量起作用的是决心不付我转载费,卡我的脖子。这样,他们就做了“连皮搭骨吃了你,油嘴滑舌骂杀你”的绝活,值得记下一笔。这不是计较,也不值得计较。我只是在说到“写小说好玩”的时候,想起了一年多以前发生的这种事(今年又在另一地发生过)未免扫兴,顺便提一下而已。

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敝人的小说选集,要我写篇序。以此文补白,也只是为了好玩。

目 次

自序	1
----------	---

小 说

解约	1
不幸	12
系心带	20
李顺大造屋	29
“漏斗户”主	50
陈奂生上城	68
我的两位邻居	75
钱包	89
鱼钩	102
水东流	113
飞磨	131
绳子	147
鱼的故事	158
泥脚	167
老清阿叔	196
送田	222
临近终点站	238
美国经验	259

灾难古龙镇·····	276
跌跤姻缘·····	290
觅·····	327
天意·····	398
烟鬼·····	433
梦大·····	435

散 文

无字碑·····	445
壶边天下·····	448
摆渡·····	458
船艄梦·····	460
三个菩萨·····	464
草塘闹鱼·····	468
野鸭篇·····	472
鱼趣·····	475
附录 主要作品目录 ·····	478

解 约

—

张翠兰一夜没有睡好，担了心事，困里脑子也滴溜转。天还没有亮，隔壁她爹张敖大几声老咳嗽，就又把把她吵醒了，一醒来，烦人的心思又缠住她了。

这一家，就只她父女两口。娘死得早，没留下三男四女，家穷，爹也续不起弦。解放以后算翻了身。张敖大今年五十一岁，人还算开通，待人接物的礼数，也能看时兴的做。做了，可并不一定真想通了。真要他开窍，有时倒也蛮烦难的。张翠兰今年十九岁，从小没娘，样样学得会做，生相好，又伶俐，能说会道，晓得爹苦，平时蛮体贴爹。村上有些老太婆常说：“讨到这种媳妇，才好煞哩！”从小，张敖大却把她许给十多里路以外陈家桥陈宝祥了。十多年来，张翠兰从没见过陈宝祥，谈不上个什么。同村有个李庚良，原是地主张盘兴家的长工，解放后分得了土地、房屋，才自立门户。翠兰和他在一块长大，性情脾气摸得透熟，又很合得来，倒满有感情。不知何月何日起，村上人忽然就把他俩看成一对，闲话里总把他俩捏在一块；也不知何月何日起，翠兰和庚良也忽然把对方看成是自己“对”的“象”了。张敖大碰着这事很伤脑筋。看时兴的，那父母作主是不行了，女儿又一向讨欢喜，逼她不忍心，可陈家的婚是自己亲口许的，要有差错，自己面皮剥了，嘴也塞了，急得没办法。心里一味怨着李庚良，就怪他

不好。但是李庚良身上是找不出一丝轻浮影子来的，那种人，连爱俏皮的小伙子在他面前也讲不出油腔滑调的话来，身上汗毛都没一根歪的，要说他存着坏心眼勾搭翠兰，明摆着是个冤枉。张敖大日里想，夜里想，做梦也想，最后总算想出了一个办法。在他看来，这办法满时兴，又能解决问题。前天一早，就瞒着翠兰去托媒人；约陈宝祥今天到自己家里来，表面上是叫毛脚女婿来走动走动，实际是他听说那后生很出众，说不定女儿见了就中意。这一来，也算爹娘没作错主，对女儿也有话说，也好让李庚良晓得自己是不同意的，快点死死心。昨天晚上，张敖大就把约宝祥来的事和翠兰谈开了。照他看来，虽然带点勉强，翠兰总算没有反对到底。

张翠兰完全是另一种想法，她没推翻这件事，一则不愿和爹吵翻，二则自己有了主张。这一夜，她前前后后细细地想了一番：觉得自己和庚良两人，活着是没人拆得散了，照着爹办，以后的日脚还有啥奔头！爹年纪老了，自己是爹的宝贝，自己也爱爹，可爱咧！啥事不体谅爹！自己的婚姻爹偏不体谅！可有啥办法！自己主张不拿拿稳，不害了一生？现在一糊涂，将来怨爹，爹就好过？这就算是爱爹？封建思想真害人，弄得做爹娘的爱儿女都不会。倒亏爹想得出来，前天托媒把人约好了，昨晚上还口口声声说是和我商量，这也叫做商量？爹还说什么“等你们先见见，要好了再过门”。这不是硬拉个人来叫我去“要好要好”！我“要好”得了！听爹说陈宝祥也是个青年团员，哪里去听来的？要是真的，明天就许不会来，要是来了……倒要看看是啥样的？青年团员了，难道不分青红皂白，什么事都干？横竖自己主张拿定了，来有来的办法对付，来了也好，省得以后再操这份心。

二

陈宝祥今年二十一岁，爹娘去世七八年了，和他哥哥、嫂嫂、两个侄儿、一个侄女，一家六口，翻身后勤俭过了几年，生活比前好多了。他纯洁坦白，很聪明，原来小学没毕业，如今读得两年半民校，就认了三四千字，喜欢讲话，会活动，陈家桥搞工作，十九离不开他，东开会，西宣传，区里乡里跑得笃笃转，劲头满足，是个忙人。因为他进步，批准入了团，又当了宣传员。空时他爱看看小说，看了爱讲给别人听。农闲里，喜欢搞搞文娱活动，常帮村里业余剧团编小戏，自己也爱唱爱演。在这许多活动中，他逐渐锻炼得老练起来，现在，甚至于人家在一大堆大姑娘面前开他的玩笑，他也毫不在乎。

他因为忙，也就没多少时间去想婚姻问题。这些年来渐渐长大，有时也想到这个，原先只模模糊糊晓得父母在世时曾给自己订过婚，本没当一回事，自己又还年轻，不急着想。他嫂嫂却偏很关心，常给他提这件事。原来嫂嫂娘家的嫂嫂是张家村上人，常在嫂嫂面前夸翠兰好，因而嫂嫂也就常对宝祥夸翠兰，多半也是寻小叔开心。陈宝祥经嫂嫂三番五次地夸，对翠兰就有了好感，在他脑子里就慢慢地捏出了一个心爱姑娘的轮廓。这以后，这个轮廓就常在脑子里出现，越来越清爽，越来越完美。看到村上姑娘们的长处，他就像，我的未婚妻也有这些长处；看到短处，他想，翠兰不会有。这样，他把自己生平看到的所有女人的长处都集中起来，捏成一个翠兰，因而他常常觉得翠兰像他母亲，因为母亲死时他还年幼，母亲给他的印象是最好的。

他倒觉得这也满好，父母作主的婚姻固然不作准，但要真是人好，能看得中，也没啥不好，倒省得自己再操别的心。这么一

来，却也挂了一条心，觉得有件大事要了，平常就有个念头，要跑去探探。只是没有个方便。

那一天，媒人忽然跑来，说张家约他去走走，陈宝祥心想，分明是对方想看看自己，这还怕走不出！正中心意。刚巧农忙停当了，自然想去。他嫂嫂又一味怂恿，说毛脚女婿走走岳家时兴的。陈宝祥一口答应。那天早晨，由媒人陪着，向张家去了。

三

张敖大一早上街买了些小菜，回来又请隔壁大婶过来帮忙烧饭；自己把屋子收拾了一下，身上打扮得整整齐齐，显得比平常端正拘束。父女俩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等约好的陈宝祥来。

早点心时，陈宝祥由媒人伴着来了。

一进门，媒人就亲昵地喊了一声“老阿哥”。张敖大毕端毕正地站了起来，媒人马上招呼着说：“喏，这是宝祥。宝祥，这就是你岳父。”

“大伯。”陈宝祥爽口地叫了一声，像早就准备好了似的。两只眼睛滴溜滴溜在翠兰身上打了个滚。

张敖大不好意思答应，装着没听见，又要对女婿表示好感，他在口袋上捏了几捏，摸出一包“飞马”，也没开封，塞给媒人：“吸烟，发发。”

场面突然一僵，显得陌生、尴尬，聪明的媒人，马上解围地说：“喏，宝祥，这是翠兰。”

“翠兰同志。”宝祥爽口地叫了一声，仍是早准备好了的，顿都没顿一顿。他竭力用开朗的声调和微笑掩盖着脸上隐隐露出的羞色，装着大方。心里想：“嫂嫂真没错讲，倒是好。”

张翠兰站了起来，微红着脸，朝他笑了笑，心里想：“庚良比

他要高大些。”

张敖大满意地看着陈宝祥，心里想：“比他爹还出众。”轻松了一下，进一步想表示好感，提着喉咙向灶下喊道：“阿婶，阿婶，肉烧没？鱼烧没？糖放在厨里呀。”

陈宝祥两只穿着黑色浅帮跑鞋的脚，八字平叉站着，挺起胸脯，身上一套八成新工农蓝人民装，插袋里挂一支钢笔，口袋里衬出一个笔记本的轮廓。刚留起来的头发，冲在前额。圆圆的脸上，阔额角，大眼睛，眼珠时常转动着，下颚的肌肉很结实，不时自然地微微动着，老像要讲些什么。整个儿显得神气活现，给人一种清新愉快的感觉。

大家坐了下来，喝茶，谈话。

谈话总是断断续续的，大家都觉得，自己谈的话都不是今天需要谈的，今天需要谈的话，又都觉得没谈出来；都是在吃力地寻话说，拖着时间，各人却想各人的心事。敖大很满意，不时把眼睛看看翠兰，意思是说：“怎么样，你爹没作错主吧！”翠兰一直沉默着不开腔，从宝祥谈吐中她觉得这小伙子确是不错，考虑着怎样对付。陈宝祥心里急巴望敖大和媒人赶快走开，好单独和翠兰谈一谈。媒人则老惦念着鱼肉烧得啥样了？买了几斤酒？

好容易挨到吃过中饭，又停了一刻，敖大朝媒人暗示了一下，媒人会意地站了起来，喉咙里做作地咕哝了一下，笑着说：“陪你们年轻人吃饭才倒霉，过不了瘾，我可要老阿哥再陪我三杯哩！”说着，滑稽地向宝祥眨眨眼，打个哈哈，同敖大一块出去了。他是个酒鬼。

屋子里剩下翠兰和宝祥两个，又觉得轻松，又觉得紧张。

张翠兰紧张地沉默着，她的主张是坚定的。

陈宝祥活泼的脸上，有一种正经的表情，就像玩笑惯了的孩子，在想着一件重要的事情一样，他脸部的肌肉微微动着，眼睛

072954

慢慢地眨着。他从第一眼见到翠兰以后，脑子里想象着的那个姑娘的轮廓，立刻就打碎了，现实的比想象的要好得多。现在，他注视着翠兰，骤然产生了一种陌生的心理，兴奋而慌乱，和普通的青年人第一次在心爱的姑娘面前要想表示自己的爱慕一样。他努力想着要和翠兰谈些什么，又觉得讲什么都不适当。

门外，几个小孩子在探头探脑，翠兰装作到门外翻一双晒着的鞋，向小孩子白了一眼，骂道：“小萝卜头，还不走开！”小孩子扮了个鬼脸，逃开了。翠兰进来带关了扇门，心里想：“要这时庚良走来，大家才尴尬哩！”

沉默了一会。

“你们麦都种好了吧？”陈宝祥开腔了。讲了，又觉得没意思。

“还没有，后天才轮到互助组替我家种。”翠兰说。

“我们组里倒都种完了。”陈宝祥说。他开始平静下来，拢了拢头发。眼里精神奕奕，下颚的肌肉微微动着。

“我要让她多知道我一些。”他想。于是，他就把话头转到自我介绍上去。他谈到了他的家庭情况，自己的生活，爱好，以及怎样入了团，又怎样当了党的宣传员，王区长解放前打游击时怎样常住在他家，自己又怎样替他送信，哥嫂待自己又怎样好，侄儿侄女很顽皮但很讨欢喜……等等。他讲得很生动，很有劲，很吸引人听。眼睛不住地盯着翠兰。

翠兰定神地听着，心里想：“庚良和他不一样。”——庚良是不大讲话的，和他谈什么，他总是低着头，用脚在地上一前一后慢慢地拖着，一会就拖成一条槽，等你讲完了，他抬起头，看看天，看看你，笑笑，总是简单地回答：“好。”“不是。”“明天做。”……等话；有时候，就连简单的回答都没有，一转身，却把你托他的事情做好了。他总是比一般人做得多得多，却说得比一般人

少得多，他对是非爱憎，总是用行动来表示的。

陈宝祥看着她，想：“她为什么不讲话？不见得害羞吧！她不会说我吹牛？……”

翠兰想：“人倒是进步，我提了，他又怎哩？”

陈宝祥蓦地想到：“人家是大姑娘，尽管她开通，也总比我面嫩些，我不先表明态度，她自然不好讲。”就鼓起勇气，说自己怎样听说她伶俐、能干，思想进步，会做，体贴爹爹……等等，到最后，忽然吞吞吐吐不谈了，害羞起来，讲不出口，两只眼睛打探地停留在翠兰脸上，好像在问：“我说得对不对？你懂了么？你怎么样？”又怕翠兰疑心他乱讲，稚气地补充说：“我嫂嫂娘家的嫂嫂是你村上人，嫂嫂常说起你。”

“看他满有心哩！”翠兰想，“十几里路跑了来，倒……他在等我讲哩。”

仍是沉默着，陈宝祥仔细地盯着翠兰，见她的脸渐渐舒开，抹去了羞色，眼睛亮亮的，嘴唇动了一下。宝祥快活地想：“她快讲了。”又有些紧张。

“宝祥同志！我们把婚约解了吧！”翠兰突然低声地说，又懊恼地想：“唉！这讲法不大好。”尴尬地红了红脸又说：“我不会讲话。”

宝祥的脸色突然一变，浑身动了一下，不相信地说：“你是说解约？”

翠兰眼朝别处，点了点头。

“解约！”宝祥喃喃地说，“为啥？”一个念头突然涌上心头：“我走吧！”但马上又克制了下去。他的自尊心一下子受了很重的打击，他说：“你是不是嫌我落后？”一出口，立刻又后悔，自己是一向不甘落后的，怎么讲出这话？

“不是。”翠兰坦白地说，觉得他误会了，顿了顿，想不着怎样